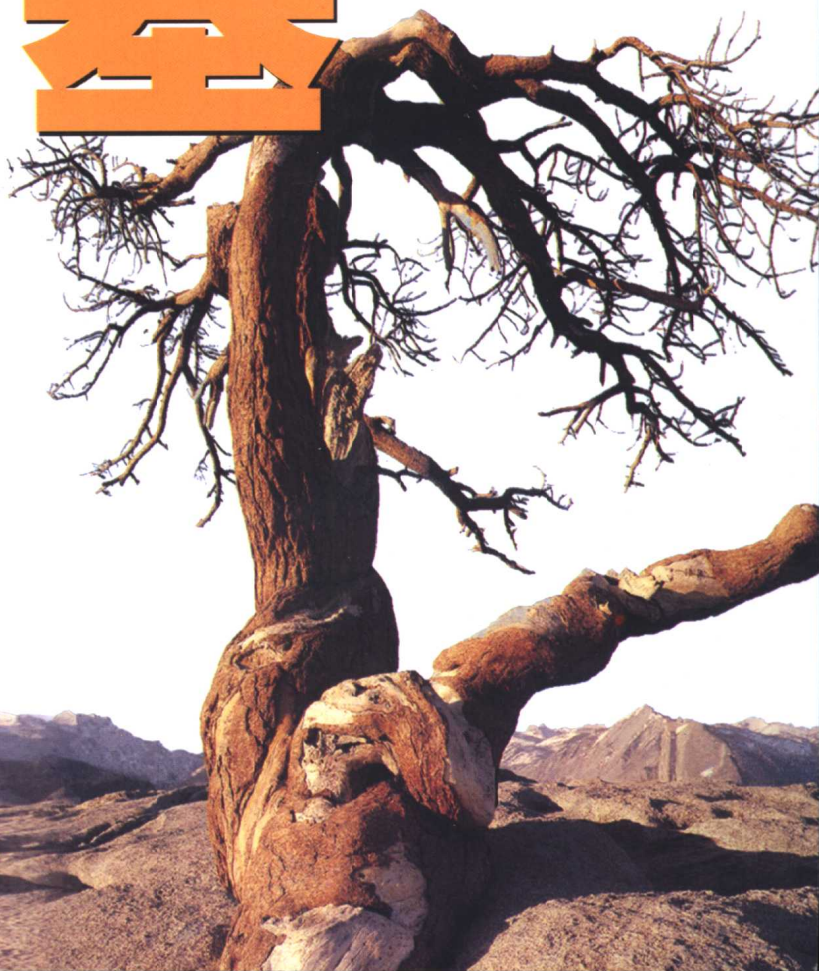


梗塞

■ 王焕庆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王焕庆 著

梗塞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梗塞/王焕庆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3660-X

I. 梗…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42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字数 294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21.0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深刻反映我国农村改革,倾情关注农民命运的长篇力作。小说用历史关照现实,把刻骨仇恨与生死恋情紧紧扭结在一起,生动描述了金钟河畔两个家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残酷争斗,忠实记录了当代农民挣脱精神桎梏、跟随时代发展的艰难历程。战争年代促成的畸形婚姻,特殊环境滋生的变态心理,希奇古怪的情欲,悲欢离合的血泪,老一辈带有宿命色彩的结局,新一代创造美好未来的开端……故事惨烈而传奇,情节曲折且诡谲,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读来令人痛惜、令人振奋,掩卷深思而长叹不已……

第一章

I

庄稼人心里最压抑不住的是仇恨和爱情，而埋藏最久远的也是仇恨和爱情。

傍晚，魏继业送完活儿回家，开车行驶在进村的路上不知不觉又思念起了灵子。灵子是黄天佑的闺女，只因魏黄两家的仇恨，他们这对有情人才被强行拆散。他俩曾爱得死去活来，可十几年后的今天倘若迎面走在街上，继业反而远远地便躲。数月前的那次相遇继业实在是躲不及了，当时他还没买这辆二手车，异常消沉、颓废，整日靠赌钱、喝酒打发时光。他出去打牌正低头走着，猛抬头时见灵子已然站到了跟前。那是在距他家门口不远的巷子里，被太阳曝晒了一天的砖墙散发着余热，虽说天就要黑了，但丝毫不见凉爽。人们都在屋子里吃晚饭，前后一个多余的人影也没有，只有他们这对不期而遇的旧情人。

灵子依然那么漂亮，头上盘绕着精心修饰过的长发，展露着光洁、饱满的前额，明亮的大眼睛里好似氤氲着水雾，为她那非常灵秀的面孔增添了一份柔美。她上身穿一件月白色无袖衫，浑圆的肩膀和胳膊裸露着，很白也很有光泽，下身穿着果绿色长

裙，无袖衫束扎在裙腰里，凸凸凹凹的身材煞是好看。她脸上流露着关切、焦急，似乎想要说什么却又难以开口，愣愣地站立在原地注视着他。这神情令他怦然心动。但是他只看了灵子一眼便默默垂下了头。老半天他们谁都没开口。后来，随着一缕幽香飘过，灵子急匆匆地消逝在了巷子尽头，仿佛把他的魂儿也给带走了。

从前他挨灵子的那个耳光至今还隐隐作痛呢。其实灵子是上了黄天佑的当，以为继业真的变了心，背叛了千里之外苦等了九年的她。可继业绝非那种薄情之人，他何曾忘记过自己所发的誓言？何曾忘记过荒碱滩小树林里那堆温馨的干稻草和以身相许的灵子？

往事不堪回首，但却偏偏总是浮现在继业的眼前。时至今日，倘若灵子生活得幸福美满或许还好些，事实上灵子除了有钱，别的可是什么都没有。继业始终有一种预感，觉得今生今世与灵子的缘分难以了断，迟早会有个结果。“是我把她给毁了！唉……”他私下里经常这样叹息，就像此刻，即便开车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仍免不了自责与懊悔。继业心猿意马地把着方向盘，车开得自是不快，后面那催促的喇叭声也没能入耳。

眼下是一九九八年的初冬，曾经骚动一时的魏家庄表面上不那么喧嚣了，一切似乎正归于平静。这时候村里个别人虽已富得流油，可大多数农户日子仍旧紧紧巴巴，钱是越来越不好挣了，种地只能糊弄个嘴顶嘴，红火过一阵子的乡镇企业大部分也先后关了门，对魏继业这样的普通村民来讲还能勉强维持的营生差不多仅剩了养车跑运输。如此一来进出村子的公路几乎就成了大伙惟一的财路。但由于车多路窄，庄稼人开车互不相让，致使常有车辆翻下沟去，谁料想今日继业的车一翻竟翻出了一

连串起伏曲折的故事来。

后面是金钟河构件公司的车，高大的斯泰尔拖着十几米长的大拍儿跑起来威风八面，但是路不好走况且眼看就要到家了，实在没必要强行超越。黄恩禄认识继业这辆旧里亚兹，在继业往左边打轮躲闪坑洼的当口，他命令司机突然加大了油门，用车拍儿的尾部抹着继业这辆车的保险杠骄横地冲到了前面。

继业没想到旁边会冷不防欺过来一辆车，立即慌了手脚，下意识地吧轮只多打了一点点儿，就觉着眼前的景物突然间一颠倒，没容他做出任何反应，“轰隆”一声车便翻下了路旁的干沟。

黄恩禄脸上掠过一丝奸笑。他让司机停下车，跳出驾驶室朝沟边走来。

跟在最后的一辆红色大发此时也刹了车，司机二虎探出头向沟里张望，发现继业还活着，而且从车楼子里钻了出来，便缩回脑袋，一踩油门蔫溜儿离开了这是非之地。二虎比继业小一辈儿，都是老魏家人，黄恩禄把继业挤下沟的情景他看了个满眼。他心里为继业鸣不平，但明面上不敢得罪黄恩禄。

幸亏继业没伤到筋骨。他朝二虎离去的大发瞥了一眼，爬上路基。他脱下褂子，用它擦着脸上的血，扭脸看见自己那辆车的玻璃碎了，楼子瘪了，大梁也弯了……心情一下子坏到了极点，一扭脸把愤怒的目光转向了黄恩禄。黄恩禄是黄天佑的侄子，刚才强行超车显然是故意制造事端。

继业虽火冒三丈，但是说话却比较克制：“眼看就到家了，用得着玩儿命挤吗？”他至今还埋藏着与灵子和好的愿望，宁肯吃亏也不打算加深两家的仇恨。黄恩禄的话让人实在难以接受：“你故意挡在前面斗气是不是？再说，各走各的路，你自己硬要往沟里开，想讹人？”继业两眼一虚缝，甩手把褂子往肩上一搭

跨了过来。

继业身材魁梧，高鼻梁，大嘴叉子，棱角分明的下巴上满是连鬓胡茬子，看上去青凌凌的。平日里他就是一副虎虎生威的模样，此刻满脸愤怒还带着血迹，那架势更吓人了。论打架，在金钟河一带的后生中继业曾很有点儿名气。父亲魏发财是个远近闻名的吝啬鬼，他小时候尽管也看不起自己的父亲，但只要有人管父亲喊老钱包或说句奚落的话，他就和人家拼命。

继业有个外号叫死签儿，拿刀子往自己腿上捅都不挂相。有一回黄草垛的六七个混混儿聚在河堤树阴下喝酒，他和灵子骑自行车刚好从河堤上经过，那几个混混儿见灵子长得漂亮，而且只继业一个人跟着，便醉醺醺地截住了他们，将灵子围在中间推推搡搡。继业一句话也不说，把自行车一扔，冲上前照着那个领头的鼻梁子就是一拳。其他几个混混儿立即撤下灵子，“呼啦”把他围在了中间，有人居然还亮出了刀子。他毫不畏惧，瞅冷子把其中一个人的刮刀夺在手中，乘机闪出了包围圈。混混儿们看出他不是等闲之辈，谁也不敢贸然进攻。双方僵持了足有十分钟。继业冷笑一声，单脚蹬树干，一扬手将刮刀插在了自己的大腿上，虚缝着眼睛说：“不认识？本人就是死签儿，你们各村去访访！”混混儿们赶紧作揖赔不是。继业拔出刮刀插在树干上，不理睬血流如注的伤口，扶起自行车说：“都给我记住，往后谁敢欺负她，我就废了谁！”说完对灵子打个手势，二人骑上车走了。从此不论在哪个村一提死签儿，混混儿们没有不服的。如今他已经十多年不和人闹事了，但那不怒自威的气势仍然让欲在他面前占上风的人怯步。

黄恩禄个子也不矮，鹰鼻鹞眼的长相，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惹的主儿。但他西服革履大背头，端着老板的架子，分明不是打

架的料。然而面对向自己逼近的继业，他却毫不含糊，一副挑战者的神态。

继业只走出两步又突然收住了脚。和十几年前不同，如今继业毕竟是个有知识的人，也过了耍胳膊根儿的年龄，况且对方是灵子的当家子哥哥。他抬起手臂朝前一挥说：“算了，你走吧！”黄恩禄反倒不依不饶，吹吹烟灰扬起脸说：“别来这一套，好像你姓魏的宽宏大量。我走不走还用你批准？”继业没搭腔，想抽烟掏出的却是个空盒，捏成团扔了，把视线移向了自己那躺在沟里的车。

人们都说魏家庄人富了，家家户户养车跑运输，哪天都挣个一二百块钱。其实像魏继业这样的养车户距离真正富裕还差得远。虽然他也有车，也在没日没夜地奔波，却不似人们所说的能挣很多钱。外人只看见鱼喝水，看不见腮漏。上税、贴花、缴养路费，还得买燃油，哪个月不得一大堆的开销？何况活儿也没保障，如果十天领不到活儿在家里趴着，那么这个月就赔定了。话说回来，即使天天有活儿也不见得准能挣着钱，爆一个轮胎就得一千多块，跑多少天才能赚回来？想多挣钱就得超载，在超负荷的情况下运转轮胎自然换得更勤。路上到处是卡子，戴袖标的个个比拦路抢劫还横，不问青红皂白就撕罚款单。一辆旧车没个六七万买不下来，挣回了本钱的还好说，继业这辆车真正属于自己的钱只有两万，其余四万是借的，这一翻无疑等于把原本紧紧巴巴的日子翻进了阴沟，你说他能不上火？

黄恩禄火上浇油，扬着脸拿话激继业：“不算了你又敢怎么样？看看你这辆破车，啊，早该进修理厂了！趁别人超车的机会成心往沟里开，啧啧！够油的啊！”继业再次眯起了双眼，但没动劲儿，只反复用褂子擦着脸上的血。黄恩禄仍不死心，悠闲地冷笑

一声道：“没钱修车就明说，高兴了兴许我能赞助个万八千的。你魏继业也算条汉子，怎么也干碰瓷儿的勾当？找这种窍门儿不嫌栽面儿？”

继业长时间注视着翻在沟里的车沉默不语。黄恩禄自觉没趣，回到自己的车上命司机开走了。

2

继业翻车的当口，他父亲魏发财正在村外坟地里伤心。

如同一夜之间枯黄了的芦苇，魏发财老了。一个地老天荒的企盼，一个爹至死都念念不忘的发财梦，在他这一辈上归齐又落了空。他困惑，却不得不认输，垂暮的心中一下子塞满了绝望和悲哀，感到活得比从前更憋屈了。此刻他佝偻着腰，用一张木然的老脸面对眼前这荒凉的世界。

初冬的西北风挺沉，嘶吼着碾过大草甸子时将那一望无际的芦苇压弯了腰。这风也挺怪，把散乱的芦花、苇叶肆意掠上天空，不往别处刮却径直朝这高高的大土岗子扑过来。岗子里边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坟丘，尽管被掩映在半人深的荒草里，然而放眼望去仍让人感到排列得是那般井然有序。惨白的芦花和枯黄的苇叶一越过高岗便找到了归宿，打着疯旋儿在坟丘与坟丘之间游荡，给偌大一片墓地平添了几分庄严、几分肃穆、几分萧瑟和凄迷。

这是魏氏家族祖先的阴宅，眼前这道城墙般充当屏障的土岗子，无疑就是老魏家祖祖辈辈敬仰过的大神岗了。魏发财呆立在大神岗下，久久凝视着长眠于地下的列祖列宗，心里比狂风蹂躏着的大草甸子还恹惶：由于黄大巴掌穷追不舍，老娘在那被迫逃亡的年月死在了山西，如今该迁回祖坟跟爹并骨了。自己年事已高，身上的病又一天比一天重，再耽搁下去迁坟的事没准儿就来

不及。今生今世没能把家业兴旺起来，已经对不住先人了，万一去不掉这块心病，死后到哪儿去寻找娘那千里之外的孤魂？没有亲人相伴，没有这大神岗遮挡风寒，她老人家在阴间还得遭多少罪呀！仰望着大神岗，魏发财又想起了那首曾经家喻户晓的民谣：

大神岗、大神岗，岗子外面有祸殃。
左右乡邻难关照，只保佑俺魏家庄。

魏家庄位于金钟河下游南岸，因土地碱性大，收成不好，与周围的村落相距较远，从古至今一直处在芦苇、黄蒿、蒿草的包围之中，显得偏僻而荒凉。它东面是紧靠海边的几个渔村，西面与黄草垛相接，向南数十里有个国营农牧场，往北过了金钟河属于邻县管辖的地界。全村一万多口人八成以上都姓魏，剩下是姓黄的，仅占一成，其他张王李赵遍地刘“流”进来的更少了。别看这里偏僻而荒凉，历史却很悠久，流传的故事也多。

相传，在一望无边的大草甸子里早年间曾潜伏过一条残暴的巨蟒。每到冬天来临之际它便从沼泽深处爬出。据说那巨蟒有水桶那么粗，时常于深夜拖一路泥水污渍，高昂着头在村街里遨游。夜黑风高，危机四伏，人或畜只要被它寻到，即刻瘫软在地，声不能出，无一幸免地被拖进沼泽深处成了它的腹中之物，直搅得魏家庄户户夜不点灯，人人心寒胆裂，每日太阳稍一偏西整个村子便如同死绝了一般毫无生气，就连一只只平日甚为凶猛的大狼狗，也都战兢兢夹紧了尾巴沿墙根儿溜得无影无踪。原本很是漫长的黑夜，如此一来便显得更长了。

某天，一位云游道长途经魏家庄，见日无光辉，风无定向，人面惊恐，四野弥瘴，心内自然十分清楚了。村里人发现那位道长

鹤发童颜，飘逸若仙，认定是救星到了，都齐刷刷跪倒乞求降服巨蟒。那道长也不推辞，捋了捋银须朗声道：“诛此孽障并不难，怎奈贫道现有要事去办，不能留在此地作法，只好画一道符咒相赠。你等可于那孽障出入之处，用村内的全部金银混于青铜之内炼化，铸成三尺祭坛，再将此符镇于坛上焚香祭拜。如此不消半日那孽障自会脓化在沼泽之中。倘若吝蓄金银，亦可堆积高三丈、长十丈的土岗一道，将此符淋上狗血埋于岗下将孽障驱逐。如此只是不能诛之，它仍会跑到别处去残害生灵。”言毕，道长拂尘一甩，只见一条画着符咒的黄绢自空中飘然而降，不偏不倚恰好落在老族长膝前。村人无不震惊，待大家将视线从那道神符上移开，才发现仙人未及受拜已乘清风而去，无影无踪了。魏家庄欢腾了，为了除掉巨蟒让十里八乡的庄稼人全都过上安稳日子，大伙齐声高喊铸造金银祭坛。可是轮到奉献金银时却又无人吱声了，这金银似乎比性命更加宝贵了一般。幸运者私下里嘀咕：倘若巨蟒最终伤害不到自家，那银钱岂不等于白送？不幸的人们也有不出钱的道理：自家已经被巨蟒所害，再拿出金银岂不是白白成全了他人？

尽管数日之内又有三人五马相继死于非命，可铸造金银祭坛用的东西仍未凑齐。慢说现成的硬货，连女人的头钗、耳环等饰物也被她们纷纷坚壁起来了。老族长无奈，只好决定改修土岗。一想起当初跑马占荒，黄草垛人把魏家祖先拖死于马下的情景，老族长便耿耿于怀，暗忖：巨蟒你爱祸害谁就去祸害谁，俺只替俺老魏家人着想！于是老族长撇着胡子，拎起铁锨便朝大草甸子的方向走去。人们看见了，男女老少蜂拥而上，挖的挖抬的抬，远远看去如蚂蚁搬家井然有序，天黑前一座巍峨的大土岗已堆筑而成了。那救命的符咒按道长吩咐被淋上狗血埋在了岗下。据

说夜深人静时，不少人曾亲眼见到那残暴的巨蟒在岗前踌躇不决，每一靠近即被刺眼的金光阻止，最后不得不绕开魏家庄朝黄草垛的方向远遁了。

不久，黄草垛那边儿果然传来了不幸的消息。魏氏家族的人们闻听一次便不约而同地跑到大神岗下祭拜一番。这符咒是老魏家人的命根子呀，既不能怠慢更不可将机密泄露。如此毫无顾忌地祭奠一道大土岗子难免引起猜疑，倘若黄家人得知，定会招来一场干戈，说不定会把神符抢了去。为保护这道生命的屏障，老族长做出了惊人壮举，绝食数日终于凜然死去，遵遗嘱后辈们把他埋在了岗下。从此族人便可以随时祭拜，一切都天衣无缝了。

可时间一长，魏氏家族的人又生出了新的不安，也说不清这不安究竟是因老族长的死，还是来自黄草垛那边频频增加的冤魂。站在庄台上向东望去，眼前是一片荒碱滩，再往远处看就是那片开阔的大草甸子。以往魂不守舍时人们都习惯朝大草甸子里眺望，望得越远似乎心里越豁亮。可从此一道高高的大土岗子横在眼前，挡住了大家的视线。

这是一道非常特别的大土岗子，它孤零零矗立在广袤的荒野，上边除了几株干瘦的酸枣棵子其他任何植物都不生长，一年四季总是裸露着黄土，好似古代遗留下的残垣断壁，破败而神奇，远远看去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幽思。若有客人远道而来打听魏家庄在何处，十里八乡的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朝它一指说：“那儿，大神岗那儿就是！”

现如今已经没人相信那巨蟒的传说了，对这道大土岗子的来历更是不会当真。但是在魏发财眼里，它仍然那么神圣不可侵犯。

太阳快落下去了，狂风欲将大草甸子掀翻似的越刮越猛，天地间一片混沌。魏发财慢慢来到爹的坟前站定，心里又是一阵酸楚。爹一辈子刚强，在世时做梦都想发财，可到了反落得个被人嘲笑的结局，尽管死得有志气却不值。自己这做晚辈的虽说也曾拼了命地挣钱、攒钱，成了远近闻名的吝啬鬼，整天被大伙“老钱包”、“老钱包”地奚落，甚至孩子他娘的命都早早地搭了进去，结果又怎样？依旧没能给爹露脸，日子过的甬说跟黄大巴掌比，就连一般的人家都不如啊！爹临咽气前说过一句话：“人，得知道自个儿为啥活着！”这句话他至今没忘，怨只怨命运偏偏不让他接近那个梦寐以求的目标。可他又想不通：不准发财那些年，一沾是挣钱俺比谁的道道儿都多，咋一允许泼劲儿干了反倒成了吃货？他找不到答案，总是一个人跟中了病似的把困惑的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他不得不认输，觉得自己彻底失去了挺胸抬头的资格。他感到肋下又是一阵巨痛，两腿一软慢慢地跪了下去。

黄昏时大风渐渐地刹了，大神岗周围也安静了。魏发财拍拍沾在衣服上的芦苇花子艰难地站起身，深深叹了口气。从打上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二十年一眨眼便过去了，难怪人老得快。身上的病他没对任何人说，眼下看病太贵，小柜子里攒下的那笔钱他不能动。再说，就是到了医院八成也治不好，估计肚子里是长了东西。他心里有数，老二日子紧巴，老大可能有点儿存项。可大儿媳妇不是东西，为那修路集资的几百块钱阴阳怪气儿数闲话，噎得他午饭都没吃就躲出来了。这会儿风虽歇了，大神岗下又蔓延起了阴森森的寒气，对魏发财来讲这阴冷的侵袭比狂风还难以抵御。“唉，俺这一辈子！”他搓搓干硬的手掌，背起破筐，脚步蹒跚着离开了大神岗。

魏发财今天的财运不佳，从大神岗回村后转了四五条街背筐里仍轻飘飘的，只捡到几个空易拉罐、可乐瓶子。他个子不高，背有点儿驼，打年轻时就一脸愁苦的皱纹，五官也不够舒展，惟独那一双不大的眼睛极其执著、锐利。他一辈子只舍得出汗，舍不得花钱，如今干不了重活儿了，惟有背着破筐在街巷里捡毛篮，终日像个哑巴不言不语，倘若谁从身边走过打个招呼，他顶多扬起脸看一眼，那神情像笑也像哭。

魏发财正在街上乱撒摸，一辆大发冷不丁停到了跟前。司机二虎摇下玻璃说：“发财二爷，我正要去家里给您老送信儿呢。”魏发财呆呆地注视着二虎。二虎说：“继业伯的车翻了！”魏发财愣了半天方醒过闷儿来，惊问：“啊？翻在哪儿了？他人怎么样？”二虎回答：“快进村时，翻到路边的沟里了。人倒是没受重伤，可那辆车……够戗，弄不好得报废。”魏发财纵起满脸的皱纹，一手用捡毛篮的铁钩子戳着地，一手拍着大腿数落道：“这个愣头青啊！怎么睁着眼往沟里开？完啦完啦，这回看他怎么还那一屁股账！”二虎气愤地说：“是黄恩禄挤翻的！我看得清清楚楚！”魏发财立马瞪起了眼珠子，咬着后槽牙破口大骂：“嗨，他个小王八羔子也欺负咱老魏家人！他在哪儿？俺找他去！”二虎朝进出村子的南北大道一指说：“我开车回来的时候他还在路上呢。他把继业伯挤到了沟里，看样子还没完没了，要和继业伯打架呢。”魏发财清楚，车一报废，儿子往后就更紧巴了，三年五载都缓不上来。尤其糟糕的是，车是被黄恩禄挤翻的，如今黄家势大，魏家即使满占理，官司也甭想打赢。魏发财气得直哆嗦，扔下一句：“今儿个跟他没完！”拎起铁钩子就走。

黄恩禄此时已经进了村，但他没回公司，而是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向了汽车修理厂。黄恩禄从不坐大车，今天公司的奔驰被刮

掉了一块漆，他才不得不搭乘送板儿的车去收账。车开到汽修厂门前停住，黄恩禄跳下来对司机挥挥手，然后走向院子里的那辆奔驰。他今晚得去市里接人，而且是接一位不同寻常的女士。

汽修厂老板魏眼子小跑着来到黄恩禄跟前，黄恩禄扬着脸问：“喷好了？”黄恩禄习惯扬着脸说话，尤其在比他矮半头的眼子面前，更显得居高临下。眼子递上车钥匙，讪笑道：“放心，我亲自动手喷的。”黄恩禄接过钥匙说：“好，我正有急用，那就先开走了。”眼子讨好道：“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派人送过去不就好了。”黄恩禄故作谦虚说：“我哪担当得起。”紧接着又客气道：“活儿这么忙，我一来就是急茬儿的，给你添麻烦了。多谢多谢！”眼子挤咕着那肉缝似的小眼睛，逗趣道：“给黄总修车，相当于为克林顿效劳，是我这小厂的荣耀啊！”黄恩禄微微一笑钻进车里，刚要启动，忽然又打开车门说：“死签儿那辆破车翻了，一会儿肯定来找你，不要理他。这可是老爷子的意思知道吗？”眼子弯着腰道：“有黄总这句话，别说让我帮他修理，就是连吊车我也不借给他！”说完替黄恩禄关上了车门。

黄恩禄开车出了汽修厂，刚到村口就被等在那里的魏发财截住了。魏发财把背筐扔在地上，锅着腰往公路中间一站，黄恩禄不得不停车。魏发财扬起手中的铁钩子，咬着后槽牙大喊：“下来！”他一激动就哆嗦，说话就咬后槽牙。黄恩禄从轿车里钻出来，大模大样地站到魏发财跟前，扬着脸冷笑道：“耶嚯，天还没黑就冒出个劫道儿的来！”魏发财喷着唾沫星子大骂：“老子劫的就是你！好个小王八羔子，敢把俺家的车往沟里挤！说，你打算怎么个赔法？”黄恩禄挑挑眼眉，阴阳怪气地说：“这年头儿，凡是没能耐挣钱的，都有点儿讹人的本事。各走各的道儿，谁挤着谁了？你儿子就在前边，不信你过去问问，是他自己成心往沟

里开的。”魏发财用铁钩子指着黄恩禄的鼻子：“放你娘的狗屁！今几个你不老老实实认错，该怎么赔怎么赔，俺跟你个王八羔子没完！”黄恩禄急着去接人，恨不得马上脱身，灵机一动说：“老钱包，你是不是看我年轻、好欺负？如果我大伯在场，你还敢这么嚣张？”此刻不提黄天佑还好，一提此人魏发财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愤愤地说：“俺怕他？这笔账还就得找他去算！”黄恩禄向下斜视着魏发财说：“那你就去吧，别光咬后槽牙了，指着说大话压不住寒气！”魏发财大吼一声：“走！”窜上去欲揪黄恩禄的脖领子，没够着只抓住了他的衣襟，捡毛篮的大手把那名牌西服抓得不成样子。

黄恩禄极为恼火，琢磨着不动硬的很难脱身。天快黑了，他前后瞥一眼，发现暂时没有过往的车辆，脸上露出了狰狞之色，突然抓住魏发财的两个手腕子用力一带，把个六十多岁的驼背老人拖得失去了重心，然后他顺势一掙，又狠狠地踹了一脚，魏发财便像一捆枯草滚下了路基。他掸了掸西服，见魏发财正吃力地往上爬，料想一旦爬上来必然会和自己玩儿命，忙钻进轿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黄恩禄开着车心想：老钱包不会就此罢休，从沟里爬上来肯定得去黄家闹事，便拿出手机与黄天佑通了电话，说：“大伯，今天在回村的路上，死签儿成心挡道儿，趁咱超车的机会制造交通事故，自己把车开进沟里翻了。”黄天佑问：“出人命了？”黄恩禄：“没有。那小子的确有两下子，头上只擦破了一点儿皮儿。”黄天佑没表态。黄恩禄又说：“我去汽修厂特意嘱咐了眼子，就让他那辆破车在沟里多躺些日子吧！”

说话间刚好又路过继业翻车的地方，黄恩禄见继业还在面对沟里的车发呆，心中窃喜，一踩油门“嗖”地蹿了过去。他继续